

【名家侧影】

何立伟

□祁白水 文/图

他呀,是一个留光头(时常也戴礼帽),吸纸烟(有时也吸烟斗),随时拿了卡片相机在长沙的小巷子里走来走去(当然,也经常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跑来跑去),时时怀了天真(偶尔也有些小小的世故同狡黠),常常觉得生活非常好玩,而他自己也非常好玩的六十岁的年轻的老顽童。

何立伟自己说,我是一个被兴趣的鞭子赶着朝前走的人。他手中的鞭子,有三条:文学、绘画、摄影。而文学是一切兴趣的基础,其他,说白了还是文学的延伸。

当初,他与朋友们通信时的随手涂鸦,被拿到报刊上发表后,一下子激发了他画漫画的兴趣,在台湾报纸上开了专栏,大受欢迎,竟然一开就是近十年。后来,他出版的漫画书,竟然比他的文学书还要多。

再后来,他又迷上了摄影。2006年前后,他曾是作家陈村主持的著名网上文艺沙龙“小众菜园”的常客,而他在此时随时发表的各类摄影图片,受到“菜农”的热捧,骤成热帖,而陈村的随笔、朱新建的水墨画、何立伟的摄影,在“小众菜园”鼎足而三,是长盛不衰的“菜园”胜景。小众菜园,因此而在网络论坛上一时风头无两。

他的摄影,与朱新建的水墨画一样,是反技术的,也不讲究用光和构图,纯是漫不经心的一些即兴抓拍,却比许多专业的摄影图片要精彩得多,鲜活、生动,那一种活色生香的生活质感扑面而来,你好像都能感觉到他们心跳的声音和喘息的气息,动人心弦。他也

从不用高端的摄影器材,手里常拿的就是一只普通的小卡片机,很随意地一路扫过去,拍下的照片就好得不得了。画面虽不完整,构图也不讲究,但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这正好应了他那句关于摄影的名言:人的大脑就是最好的设备。

我因是小众菜园的一名“资深”(网名注册差不多和论坛一样早)菜农,便由此结识了何立伟先生。我现在关于艺术审美的所有趣味,就是由陈村、朱新建、何立伟他们培养起来的,虽他们未必肯承认,但我私心认为我就是他们的超级铁杆粉丝。这期间,何立伟还推荐了我的许多作品到他朋友宋元主持的《创作》上发表。因倾倒于他的新书《大号叫人民》,就模仿写了一批短小说,他认真读过,还写了精彩的评点复我:“白水小兄,因今日应酬一天,刚回。把两则笔记体小说读完,感觉不错,都很生动,都有生活质感。语言也好,精炼,无废话,并且传神。中国的笔记体小说传统极好,基本是白描,要言不烦,传神写照,讲究的是韵味。与西方小说传统,大异其趣。我以为如今传人不多,能自觉从传统中汲取文学营养者亦甚寥寥。读你的文字,让我

亲切。这方向很好,理应坚持。不是守旧,而是从旧里掘出新来,以表现当下的社会存在。这副笔墨使好了,谁都不怕。”后虽因各种原因,这批小说的写作没能坚持下来,当然是我定力不够,但他在写作上知我、遇我甚厚,令我感动难忘。

这两年,何立伟又迷上了水墨画。他当然还是反专业的“何氏玩法”,令人欣喜的是,他的拥趸如前一样众多。其实,他不过是换了一支毛笔在画他的漫画而已,随意不拘依旧,漫不经心依旧,精彩依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生活不要老是变来变去,有时候不变的事物更加迷人。变的只是绘画的形式,不变的是他的童心和对生活的无限兴趣。有些专业画家可能对他的画的笔墨技巧是不屑一顾、不以为然的,但他们对画中表达出的天真及意趣却是自愧弗如——是的,初上手画时,何立伟对毛笔的笔性和水墨画的语言的确还不能那么轻松驾驭,但恰恰就是这一种稚朴的生拙,把所有固化成一身习气的专业画家打败了。你的笔墨再好,也只敢抄些滥俗的古诗而已,款与画还是两张皮。你看何立伟的画上题的,都是自家心法:



【人生随想】

□王佐良

事业与仕途

做工作,到底是为事业,还是为仕途?这个问题,今天恐怕很多人都没有弄明白,尤其是那些日夜梦想着飞黄腾达的人。

做工作,到底是为事业,还是为仕途?这个问题,今天恐怕很多人都没有弄明白,尤其是那些日夜梦想着飞黄腾达的人。

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是教政治的,对学生的政治思想要求很严,因为我是中队长,自然被老师盯得特别紧,我的脑子里也被灌满了政治。记得老师上课批判“学而优则仕”,我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也要跟着老师说,读书是为了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劳动者,而不是为了做官云云,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官”。

后来下乡插队,又招工进厂当工人,几经周折,我进了一所师范大学的外语培训中心负责外语考试。上世纪九十年代,外语成绩是出国、求职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来报名参加外语考试的人很多很多,可外语不是想学就能学好的,有的人连着考了几年,成绩离合格就是差几分。我也替考生着急,可我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按照章程办事,这免不了就得罪人。有时领导来电话,能不能给某某加两分?我只能说,没办法,

上级有规定。我埋头在工作中,从考生报名、数据录入、准考证制作、考场安排、监考培训、试卷保密、考场检查……一直到大堆的答卷整理完毕上交,常常干得不知道时间,顾不上喝一口水。我没有时间叫苦叫累,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要出一点差错!因为一点差错,可能就会耽误一个考生的人生前程。每次把考试材料邮寄出去,按理可以稍稍喘口气,可我的心反倒悬了起来,就怕上级来电话,只要上级来电话,不为别的,肯定是材料出了毛病。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一天,总支书记突然对我说,要提拔我。咦——我有点发愣,但领导说,这是工作需要。哦,我明白了。两年后,提拔我为副科级干事。好大的一个职务啊!不过,工作一如既往,仍然起早贪黑,累得眼睛酸脖子痛,回到家已是精疲力竭,还要做家务,还要翻译,还要……记得很少有星期六,偶尔星期六没有考试,我在家,岳父看见了就会问,怎么你今天没上班吗?在他的眼里,我周末是很少休息的。

又是十几年了,我仍然是副科级干事。一天,新上任的主任对我说,学校组织部给了中心一个正科级名额,准备提拔你。我扳着手指头算算,从我当副科级干事,整整十三年过去了!当然,怨不得人,因为这十三年里,我从未去组织部,连到校人事处也是左思右想,万不得已才去,而且,常常到了门口又犹豫不决……更不用说到校长、书记的办公室了。只有一次,为了去德国做访问学者,才到过校长办公室一次。到师大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提拔我为正科级。哈哈,我这不也是“优则仕”了吗?十八年,工作不能说有什么成绩,虽然也受到上级表彰,但与兄弟院校相比,差距还不小,不过我已经努力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嘛。有一次,插队时留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躺在家里一动也不能动,眼看着考试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撑起来,弓着腰,好不容易到了学校,再爬上七楼的办公室,打印、邮寄准考证,排考场……有一段时间,我双腿的膝盖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上劲,支撑不住身体,下楼、下公交车,一不小心身体

就往下坠,但我还是天天上班,双手抓着楼梯的扶手上楼下楼,还和大家一起往楼上搬运考试材料和教材,一包二十多公斤……为了考试,我几乎舍弃了一切。我辛苦苦苦写的论文,投寄到杂志,竟被主编窃为己有;到医院看病,这个科把我推到那个科,那个科又把我推回到这个科……为了考试,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他们理论、去跟他们打官司……记得罗斯福夫人曾经说过,为了做好工作,你就要逆来顺受。

我心里想,这可能都是因为当年老师在课堂上教我批判“学而优则仕”吧。我一心想的是事业,而不是仕途,尽管我为此付出的,今天很多人已经无法相信,也无法理解了。临退休前,分管副校长在一次聚会上说,这几天我们开会时还在议论,一个人怎么能二十多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把考试工作做得这么好?这真值得思考。

好啦,退休了,还有一点余热做做翻译,能为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微薄之力,也就心满意足了。

(本文作者为翻译家)

每次上完课,原本洁净的教室便会狼藉一片,火腿肠衣、塑料袋子、蛋糕碎屑、豆浆吸管、花生外壳,全都像打了败仗的士兵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或者桌洞里,再或以为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有时候它们也会被某一只耐克鞋给踢到走廊上去,与散落在那里的烟灰落魄为伍。那些烟灰,大多是某个明明青涩却要用香烟来假装成熟或者有范儿的男生弹落下去的。我猜想那些垃圾们若是生有眼睛,一定是受了委屈的怨妇样,本应该被规整到大队伍里去,却在这儿招人厌恶,若是无意中绊倒了某个漂亮的女生,那简直成了千古罪人,整个大学期间都会成为卧谈会上的笑谈,指不定,还会因为漂亮女生的知名度,而被列

【象牙塔内】

假面与真容

□安宁

为经典,一级一级薪火传递下去。

有时不着急去坐班车回家,我会善意地提醒他们将自己制造的残留物收进行囊,不要让它们在这里独自哭泣。但有效期也只是那么一次,下次再来,依旧是无人收拾旧山河。踩踏着果皮昂扬而去的学生们,对公共的场地漫不经心,打扮起自己来却极其卖力。但凡迟到的女孩子,并不是起床晚了,恰恰相反,她们很早就会从床上爬起来,而后站在宿舍里唯一的一面镜子前,侍弄自己的一张脸,那股子认真庄重劲儿,让人误以为是去参加一个晚宴或者舞会。我倒是感激她们来上课还能如此精心打扮,总好过她们来上课又睡眼惺忪,但在听说她们所居住的宿舍与教室一样在离去后惨不忍睹时,便不知该有怎样的表情。

学院里美女帅哥最多、声音也最甜美悦耳的专业,大约是播音主持,一个一个拿出来,都是将来在电台、电视台做台柱子的光鲜亮丽的样子。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常常羡慕那股子光芒四射的时尚与高傲,并觉得自己这做老师的都不如他们生得优雅知性。但若扭头看那学院走廊的宣传栏上,每天宿舍卫生评比成绩最差的,也大抵逃不过他们。这样的反差,让我再看他们时,视觉上就有些怪异,不知他们究竟是如何跨越宿舍里那些胡乱摆放的塑料盆子、东一只西一只丢弃的鞋子、还在滴答滴答流水的衣服、发了霉的饭盒、皱成一团的被子或者床单。常常有辅导员去查勤的时候,会被头顶飞下的橘子皮给砸个正着。90后的他们,倒是跟老师毫不客气,吐一下舌头,道一声“对不起”,而后又伸手递过来一个橘子,算是安慰了老师头上的那点疼痛。

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在舞台上婀娜多姿的舞蹈专业的女孩,刚刚结束表演,回到宿舍,一边推门,一边将鞋子踢到宿舍里去。那鞋子在地板上哐当一下,发出沉郁有力的响声,犹如她刚刚在台上天鹅般经典的一跳。而至一个小时后,她跑去见楼下的小男友,则又是一副出水芙蓉般的清纯与妩媚。敞开着的门里,我看到宿舍靠窗的床上,是一场世界大战之后的满地残骸。

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大约也是这样,有让人嫉妒的青葱容颜,也有让人叹息的懒惰。宿舍和教室的卫生,远没有自己的一张脸更为重要。一个痘痘引发的心理波动,大约可以打翻海上的舟楫,而那个走廊上的薯条废弃袋子,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有勤工俭学的学生,每天都要打扫的。

有一天拦住一个无声无息打扫卫生的乡村来的女孩,问她,看到满地的纸屑与灰尘,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女孩回答我说,当然是那些经不起审视的假面,就像《镜花缘》里的两面人,路人看到的是他们假面上明亮的微笑,我看到的则是他们背后晦暗干枯的真容。他们在公共的走廊上每丢弃一点垃圾,脸上的枯朽就会增加一分,但只有身后捡拾垃圾的我,才能窥到他们一节一节黯淡下去的优雅。

那些月亮一样被人追捧仰望着的学生们,大约从不会想到,他们随手丢弃的一张纸片或者一块面包,在那人来人往的楼梯上,映出的不是他们人前的满面春风,而是身后一片祛除不掉的阴影。

这阴影在月亮下躲躲藏藏,终究会在毕业后露出枯寂的真容。

(本文作者为80后人气作家,电影学博士,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